



岑小沐 著

——宫廷御膳难为无米之炊——

黑暗料理专治各种不服

市井珍馐

下

续外传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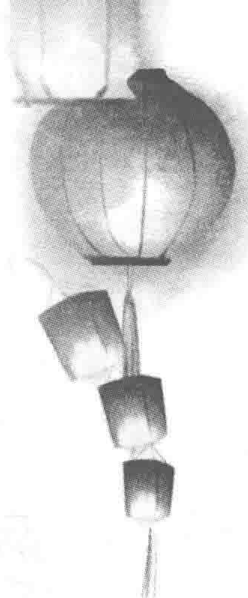
岑小沐 著

市井珍馐

▼
下

目录

CONTENTS



番外

满城桃李不能春

243

番外

流莺飞到秋千去

205

第七章

青梅煮酒一醉休

188

第六章

火焰醉鱼不自醉

124

第五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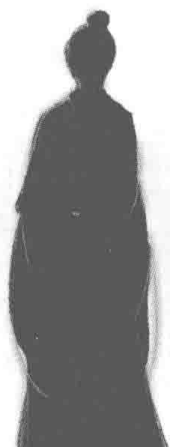
蜡梅香薰腌腊肉

071

第四章

谁人愿做叫花鸡

001



第四章

谁人愿做叫花鸡

男女之事怎么能说得清楚？林清琼大家闺秀出身，是被孤八抬大轿抬进华阳宫的，以处子之身跟了瞿让，瞿让也确实遵旨每次同房后都让她喝了药。可不知究竟是何处出了纰漏，近日来林清琼总是食不下咽、夜不能寐，还伴有呕吐，这样的次数多了，瞿让自然心疼，也是请了命之后才请的太医。

太医这一来直接瞧出了喜脉，连瞒着的可能性都没了，华阳宫上下当时就跪了满地，恭贺娘娘大喜。

孤靠在床榻上听完这些，已经连生气的力气都没有了。瞿让眼里全是血丝，看上去狼狈又可怜。

“算了，”孤叹了口气，“这也不是你的错。事已至此，国舅他们都上书来恭贺孤了，也只能让她生下来了。”

潮哥儿给孤喂药，孤嫌麻烦，端过来一口气给干了，苦得半天没睁眼，突然嘴上一软，孤睁开眼见潮哥儿喂了孤一颗蜜枣，好歹把药的苦味压下去了。

“官家，这孩子生下来会不会有什么麻烦呀？”潮哥儿说话的时候声音比鸟儿的叫声还清脆，孤听着心情都好了些，她说又苦恼地撇嘴，“可是都已经怀上了，不让生好像也不行啊。”

她说话的时候一直偷瞄瞿让，瞿让已经做不出别的表情了，一脸生无可恋地盯着孤看。

“行了，你也别这样了，”孤换了一个舒适点的姿势，“都已经这样了，你就是去死也没办法改变现状。现在只希望她到时候生出来的是个小公主，孤不会对她们母女怎么样的。”

瞿让轻声问：“若……生的是男孩呢？”

“那就麻烦了。”孤皱着眉，“若是嫡长子，言官一定会上奏，要求封他为太子。”

瞿让噌地一下站起来，孤看着他：“是男是女得等到她分娩那日才知道，现在你再怎么担心也没用。”

“是啊，瞿大哥，既然官家说了让娘娘生下来，你就别担心了！”潮哥儿说完又歪着头来问孤，“那瞿大哥今后是不是得常常去华阳宫陪着娘娘？”

孤看向瞿让：“你自己的孩子，就先去陪陪吧。”

“孩子的事先不谈，”瞿让的头发乱糟糟的，胡子也长出来了，双眼通红地看着孤，“软禁林丞的事怎么办？瞒着她？”

“不然呢？”孤冷冷地反问他，“故意找个人去告诉她，然后让她惊吓过度把胎给滑了？瞿让，不要一再挑衅孤，孤的底线你也知道，看在你的情分上，看在她也是无辜的分上，这已经是孤能做到的极限。”

瞿让自知理亏，沉默地低下头，没再多说什么了。

孤示意潮哥儿将腰牌递给他，扶着额叹息道：“腰牌你拿着，宫里你可以随意行走，但有一点你得明白，若是孤的皇后有任何闪失，孩子没了也好，她再难生育也好，都是你的责任。孤不会对她做什么，但保不齐旁人会对她下手。孤虽然不会对她动手，但也不会去保她，你自己的人，自己去保护。”

他还在发愣，潮哥儿已经将腰牌塞进他怀里了：“好了，我的瞿大哥啊！官家都这样说了，你还不赶紧去华阳宫？”

瞿让几乎是让潮哥儿推出去的，将他推出去之后，潮哥儿将门窗都关好才进来。一个两个都不让人省心，孤觉得真是心累。

潮哥儿不知什么时候弄来一大袋面粉，还拌好了馅儿，知道孤现在脑子乱不想说话，就自个儿乖乖地坐在桌子边和面，准备包饺子。

烦心事这么多，一下子也理不清头绪，孤倒是没亲眼见过包饺子，看了一会儿好奇地问了一句：“你怎么什么都会啊？”

潮哥儿一边和面一边笑着回答：“这有什么的，官家你想吃什么只管告诉我，保证不比御膳房做得差！”

这点真是太容易做到了……孤翻了个白眼：“御膳房做的那是人吃的吗？”

潮哥儿就只笑笑不说话，她什么都不问，孤倒觉得不习惯了：“你就一点儿不好奇孤准备怎么处置林清琼肚子里的孩子吗？”

她把面和好了，准备擀饺子皮，听孤问起来就笑道：“官家不是说了吗？若是个小公主，肯定大伙儿都好好疼啊！”

“那若是当真生了个小子呢？”

“那就等生了再说呗。”潮哥儿才没当回事呢，“反正按照官家的性子，也做不来伤天害理的事。既然娘娘这才刚怀上，总要有八九个月才生吧？就算是个小皇子，也是那时候该烦心的事，何必这么早就给自己找不痛快？”

孤觉得她心态真好：“你还挺想得开的。”

潮哥儿还哼起了小曲儿，饺子皮擀得又薄又快，她笑得也很得意：“有我什么事儿啊，我当然想得开啦，皇后娘娘的孩子不管是小公主还是小皇子，也轮不到我去伺候，我就等着官家什么时候同我们公子生个小皇子呢。”

这丫头还真敢想，现在林清琼怀孕了已经是个大麻烦，孤这会儿一个头两个大，若是自己再怀上一个……国舅也不用举兵造反闹那么大动静了，孤直接把大晋江山送到他手里得了。

看见孤苦笑着摇头，潮哥儿不高兴了：“官家您摇什么头啊，您和公子这么好的人，难道以后不要孩子吗？您别担心，这要孩子的事啊都是缘分，那孩子投胎到您肚子里来就是跟您有母子的缘分，您瞧

娘娘有了孕，在这么复杂又困难的情况下不也能让她生下来吗？”

孤觉得好奇：“你真觉得孤……大晋的官家，挺个大肚子生个胖小子没问题？”

“娘娘有孕生子也得大肚子，可外人瞧不着啊。”潮哥儿还真没觉得这是什么大事儿，“到时候就说我有了不就是了？官家连好龙阳的流言都不怕，宠爱一个承御，为了她和孩子不上朝、不见外臣怎么了？还能比好龙阳更夸张？”

这天大的事儿到她嘴里转个弯儿好像就不算个事儿了似的，孤想了半天居然觉得有道理，可再想想孩子都还没影呢，孤在这儿想什么呢。

“行了，包你的饺子吧！”孤没好气地坐下来，想了想又道，“回头多包点儿给你们公子送些去。”

潮哥儿朝孤眨眼睛：“想送给公子吃啊？那我包的算什么呀，公子在府里什么好吃的没有啊，他才不稀罕呢。”

“他在府里吃再多好吃的能一样吗？”孤拿手指敲着桌面，“这可是孤送的。”

“官家，您送的跟您赐的，这可不一样。”

孤挑眉道：“有什么区别吗？”

“自然有区别了。”潮哥儿过来将孤拖到她原先站的位置上，把手里已经擀好的饺子皮递给孤，“亲自包的才能体现心意啊！”

孤自打生下来可就没干过这活儿，手足无措地拿着张饺子皮，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办。潮哥儿放下擀面杖过来教孤怎么包饺子，最后勉强包出十来个饺子，已经让孤累出了一身汗。

瞿让现在不知道如何面对林清琼，借口还有折子要看就又回来了，

本来以为孤一定在头痛皇后有孕一事，没想到一进来发现孤居然和潮哥儿有说有笑地在……包饺子？

“你回来啦？”孤见他回来了还好心情地朝他笑了笑，“正好，若是你在华阳宫留宿，孤还要顾念着不能召见杨子令，这饺子就只能送去杨府了。”

潮哥儿一拊掌：“那我这就叫人将公子叫进宫来！”

杨子令到的时候比瞿让还错愕，孤正坐在圆桌边朝他笑，面前还有一盘卖相惨不忍睹冒着热气的饺子，见他来了就招呼他：“快来吃饺子！”

“这……这……”杨子令还在发愣，潮哥儿已经在他身后把他往前推了过来。

“这什么呀！公子，这可是官家亲手包的饺子，特意叫你进宫来尝尝呢。”

盘子里的饺子因为包的时候没捏紧，已经皮是皮，馅儿是馅儿了，但瞿让还是吃得很快。本来杨子令还有些犹豫，一看瞿让这阵仗，生怕再犹豫一下就都被他吃光了，于是两个人跟抢食似的你一个我一个，没一会儿盘子就见了底。

潮哥儿等他们抢完了才把自己包的个头匀称、晶莹透亮的饺子盛出来放到孤的面前：“官家，趁热吃！”

杨子令：“……”

瞿让：“……”

“行了，你们既然已经吃饱了，就说正事儿吧，”孤用筷子戳着饺子，也没心思吃，但不设防被潮哥儿塞了一个进嘴里，还被他们三个人一起用眼神施压，不得已只能吃了下去，一边咀嚼一边看着杨子

令道，“你先说。”

“林府已经围起来了，但对林府上下其实没什么影响。老夫人一直在大人房中亲自陪护，林大人昏睡着，她就念佛经。”杨子令看了一眼瞿让才继续说，“我亲自去看过，老夫人只问了一句娘娘可好。”

孤于是看向瞿让：“她怎么样？”

瞿让有些尴尬，但还是回道：“很好。”

杨子令道：“现在是最特殊的时期，娘娘那边恐怕瞒不住，少不得要来向官家求情，到时候……”

“你多虑了。”孤又被潮哥儿塞了一个饺子，非常无奈地看着她，潮哥儿一双透亮的大眼睛眨巴眨巴地望着孤，孤只能又吃了进去。

杨子令道：“不是臣多虑，娘娘……”

“娘娘那边必须瞒住，”孤好不容易把饺子咽了下去，用眼神警告潮哥儿不要再来了，然后又喝了一口水才继续道，“她现在有孕在身，知道了恐怕会动胎气。”

“有……有孕？”杨子令明显没理解，“官家是说……娘娘有孕了？”

孤看了瞿让一眼，他的表情更尴尬了。杨子令多玲珑剔透的人啊，看这架势就明白了，当着瞿让的面也没追问，只得说起了旁的事：“贾叙之带着贾有才去国舅府登门致歉，国舅说以后官家的学业就全权交由贾叙之负责，他也答应了。”

“这是好事儿啊，你去把他新找的夫子摆平，贾有才那边让他还是照例每日进宫来，孤替他准备了一把好弓，他不是最烦念书吗？那就让他好好练练骑射。”孤对这发展趋势很是满意，“有伴读这理由，日后你进宫也方便。”

“臣已经安排妥当了，贾有才那边官家放心，臣有法子治他。”

孤没好气地瞅他一眼：“你自然有法子治他，妹夫当成你这样够可以的啊！夫人是不是在府里也是这样被你整治的？”

说起贾有容，连杨子令都觉得头痛：“官家赐的这位夫人，臣可真是无福消受。就为了今日进宫，已经在府里闹了个不可开交，幸亏贾有才去打岔，臣才能脱身进宫来。”

“如此悍妇……”孤眯起眼睛，“她是不是忘了，孤既然能赐婚让你娶她，就也能下旨让你休了她！”

“如今林丞已经成了这样，她如何能不清楚官家还要仰仗她父亲来与国舅抗衡？”杨子令苦笑道，“如何拿捏臣，她倒比官家更清楚。”

一听这话，孤就气不打一处来：“你的意思是拿她还没法子了是吧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话还没说完，门外突然传来小黄门尖细的声音：“禀官家，给事中杨大人夫人求见皇后娘娘，递了折子来请旨。”

孤：“……”

杨子令：“……”

瞿让：“……我先走了。”他肯定不会回华阳宫了，在宫里待了这么多年，孤知道他有的是地方藏！

这贾有容还真是唯恐天下不乱！孤起身吩咐潮哥儿：“你去华阳宫看看娘娘，陪她说会儿话。”

潮哥儿领命去了，孤就正了正衣冠，叫上杨子令：“走吧，孤的给事中大人，一同去会会你那位能干的夫人！”

早知道贾有容不可能是冲林清琼来的，她心里很清楚这时候孤不会轻易让任何人去见林清琼，可她只有这样才能成功逼孤亲自见她。

贾有容非但知道怎么治杨子令，她更知道怎么治孤。进来之后，她先是依着规矩行礼磕头，起来之后第一件事却是伸手去替杨子令理了理衣袖，嘴里还嗔怒道：“瞧你，没了我在身边，衣衫都不知道理了，天子面前怎可失仪？”

一句话就将亲疏理出来了，她是内人，孤是外人，所以没了她，杨子令是不行的，见着孤却要守规矩，不能失仪。

孤真是要被气得吐血了，面上还只能保持微笑。杨子令当然很尴尬，他躲开贾有容的手，还低声呵斥了一句：“官家面前不要放肆！”

可贾有容还是执着地用手挽住了杨子令的胳膊，笑着道：“整个大晋谁不知道如今帝后和鸣，娘娘又有了喜脉，夫妻之间的情趣，官家怎会不懂？倒是你小家子气，教官家看笑话。”

不生气……不能生气！这是孤亲自赐的婚……要忍，要忍！

孤已经做了几次深呼吸，拼命压制自己的怒气，好不容易冷静下来了，贾有容再次发难，她一直挽着杨子令的手突然往下滑……然后握住了他的手。

还！是！十！指！相！扣！

孤闭了闭眼，觉得先前被潮哥儿喂的那几个饺子在腹中翻腾，马上就要从嘴里蹦出来了。混账东西，没事强迫孤吃什么饺子！

结果再睁眼时，贾有容已经过分到整个人依偎着杨子令了。杨子令这个混账东西！他竟然只知道僵硬、笔直地站在原地让贾有容靠着！竟然不知道躲开！

孤再次做了几次深呼吸，这次却没法子再压制下去了，噌地一下

站了起来。杨子令很紧张，见孤起身了，就赶紧借机甩开了贾有容的手，在孤发难之前推着她往外走：“行了，你一个妇道人家往宫里跑什么！赶紧回去！”

贾有容被他推得有点儿痒，笑得“咯咯咯”的。孤看了真心觉得这举动太刺眼，想着孤每夜还要寻各种理由才能将杨子令叫进宫，贾有容什么也不用做就可以陪在他身边，这也太不公平了吧？越想越气，孤气急了就大吼了一声：“站住！”

杨子令和贾有容同时一顿，然后又一起回头过来看着孤。

步调如此一致是想气死谁？

孤再也忍不住了，大步上前一把抓住贾有容的手腕往自己身边一拽，杨子令还伸手想将她往回拽，可就他那点力气，分分钟就脱手了。看到孤脸上决绝的表情，他估计以为孤要将贾有容赐死了，想也没想就跪了下来。

当初劝他当个官都能同孤吵个天翻地覆的，如今为了旁人倒忘了“男儿膝下有黄金”了，孤气不打一处来，想也不想直接坐在龙椅上，然后一个拉拽，贾有容跌坐在孤的腿上。她挣扎着要起身，但孤按着她的肩膀不让，用不屑的眼神看着跪在地上的杨子令道：“别以为孤看在贾大人的分上封你了一个给事中，你就真拿自己当回事了！”

贾有容坐在孤的腿上僵住了。

杨子令跪在地上抬起了头看着孤，满眼都是难以置信。

“你回去吧。”孤的手滑到了贾有容的腰上，停在这个位置不动了，“有容今日就在宫中歇息。”

怀中的贾有容却突然不再僵硬着身子，反而放松了下来，她双手抬起来环住孤的脖子，在孤的耳边吹气：“官家可是说真的？”

这回僵住的换成了孤。

杨子令已经憋不住笑了，竟然都不担心孤真的将贾有容留下，明日传言会有多么离谱，就算孤的名声已经不怕更臭了……他就一点儿也不担心孤的身份被贾有容发现？还笑！他居然还有心情笑！

“既如此……那臣就先行告退了，官家同……夫人，早些歇息。”

贾有容回道：“那我就歇在宫里了，杨大人记得叫府里人送些换洗衣物进宫来。”

“放心，归置妥当了就送来。”

孤：“……”你们夫妻在搞什么？孤怎么感觉自己又被算计了？这是什么情况？

杨子令非常迅速地撤了。孤一脸茫然地看着还坐在孤腿上的贾有容，她这才从容地起身，还擦了擦鬓边散落下来的头发。她就这样站在孤的面前，脸上还带了些许调皮的笑意：“官家是不是觉得很奇怪？杨子令竟然就这样走了，而我居然一点儿也不害怕地留下来了？”

虽然孤是真的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，但他们都是聪明人，孤也不是傻子，以杨子令对孤的了解，以贾有容的聪慧，想要激得孤做出如此举动其实并不是难事。

孤放松了，朝她笑了笑：“你和杨子令商量好的？”

“他始终站在你这边，如何能同我商量好？只不过我用了一点点手段，”贾有容站在那儿，就像个不谙世事的小娘子，还用手指比了个很小的距离，“真的就只有一点点而已。”

“你威胁他？”孤突然觉得即便早就知道她有本事，但还是小看了她，“你用什么威胁他？”

贾有容笑得非常坦然：“杨子令此人，在官家指婚之前无论父亲

如何恩威并施，他都不曾允婚。父亲尚且无法拿捏他，自然只有拿他最在意之人才能逼他妥协了。”

孤突然打了个寒战，有些发抖地看着她。

“没错，我只问了他一个问题，若是整个大晋都知道了当今官家竟然是个娘子身……会如何？”她笑得十分含蓄，“这只是一个假设而已，但他突然就明白了我的意思。不知道官家……明不明白？”

“你什么时候发现的？”孤声音都有些发颤了，坐在龙椅上双手交叠，努力镇定自己发抖的身子，“你……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贾有容还是笑得很温和，站在那儿一点都不具备攻击性，也没有回答孤的问题，但她开口说了一句：“若是我想说，现在大晋已经乱了，官家也早不是官家。”

是……是友军？

孤勉强镇定了下来：“你究竟想要什么？”

“有容妇道人家，哪里敢要什么？”她有些腼腆地看着孤，“还不是官家想让我进宫，我就只能进宫？”

孤总算是明白了她的意思，可这是为什么？

“你想进宫？你做这么多就是为了逼孤将你扣在宫里？”

“不只是。”她的笑容越来越大，“有容自然知道皇后之位无法撼动，但我要当贵妃，要当这后宫中真正掌权的贵妃。”

“你……”孤试着消化了一下，最后也只能干巴巴地说了一句，“后宫不得干政。”

贾有容瞬间收敛了所有的气场，像小鹌鹑似的点头道：“有容当然知道，只不过想好好替官家打理后宫而已。官家朝务繁忙，皇后此时又有喜了，自然无暇处理后宫琐事，有容不过想替官家分忧而已。”

孤其实很想问一句“你图什么呢”，想想又觉得没必要问，反正就算问了，她也有一百个谎等着孤呢。

“官家其实不必忧心。”贾有容这次开口语气明显诚恳了许多，连表情都正经了一些，“先前小妹进宫见官家时，就已经代为转达过有容的心意。试问天下哪个女子不想站在君王身侧，成为后宫之主？”

“可……”

贾有容不等孤问出来，便主动解释道：“但现在情况特殊，有容明白皇后娘娘之位不可撼动，有容也无意去冒犯，而且……如今官家留我在宫中已是冒天下之大不韪，有容明白。”

她明白了，可孤还是不明白啊，忍了半天还是没忍住，问了出来：“你到底图什么？”

“图名，图利，图地位，也可能……”她稍稍歪着头意味深长地看着孤笑起来，“图官家这个人啊。”

孤被她这笑容、这话刺激得浑身都起鸡皮疙瘩了，整个人一哆嗦，然后贾有容就笑了起来，在孤这儿四处转了一圈，最后走到床边打量了一下问道：“今夜我睡这儿吗？”

“不行！”孤一下子弹起来，“你睡这儿，孤睡哪儿？”

“官家将有容扣在宫中，明日朝堂上必定会是一片血雨腥风，今夜有容还能去哪儿？”她指了指孤的龙床，“这床足够睡两个人了，更何况有容……也没法子占官家便宜，不是吗？”

她说完还上上下下打量了孤一眼，最后目光意味深长地停在了孤的胸上。

孤赶紧挺了挺胸：“一会儿潮哥儿回来让她替你准备一床新的被褥。孤可提前告诉你，孤睡姿不好的。”

她点点头，在床边坐下，手往里头摸了摸被褥什么的：“这时节就盖这么厚的被子了……看来官家身子不大好啊，日后膳食这一块就交给有容吧。”

孤突然从心底升腾起一股寒意，一个潮哥儿，孤就已经够受不了了，这还只是杨子令调教出来的人……贾有容是什么人啊？她可是连杨子令都能治住的人啊！

贾有容见孤一脸抗拒，就朝孤眨了眨眼：“官家可知道，杨子令为何会默许有容故意和他亲近以引起官家的妒火？”

她知道得实在太多了……对比起来，孤怎么觉得自己跟二傻子似的？不能够啊！孤这次必须答对！

孤想了想才回道：“因为他……怕你？”

虽然看贾有容的表情就知道孤没有答对，但她没有嘲笑孤，反倒很热心肠地告诉孤：“因为他知道若是他一再进宫，我爹一定会想尽办法阻挠，可若是我进宫了，我爹在朝上会无颜见人，至少不会同国舅他们一起，站在官家的对立面。这样，你们日后见面，有我从中斡旋，也好掩人耳目。”

见孤一脸没有听懂的样子，她就继续好脾气地解释道：“他是在为你们的日后做准备。”

这下孤总算明白了，这……这是在为日后我们……暗通款曲做遮掩、打掩护、做准备？明白过来之后，孤的脸立即就红了。

偏偏贾有容还要继续，她坐在床榻边，随意地用手撑着侧脸看着孤：“其实我知道你们的事了，他更衣时我故意去闹，看见他背上有抓痕。”

孤恼羞成怒地瞪着她，半天都没想到如何反驳，最后只憋出了一